

捧屑

一

高低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人生与社会随想

一 捧 屑

——人生与社会随想

高 低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杂文、短论、随感的结集。作者感应时代脉搏，感悟人生，为改革开放激浊扬清，为经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扶正祛邪。作品短小精悍，文笔生动活泼，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失为一本具有独特视角和鲜明个性色彩的读物。

责任编辑 徐明松

封面设计 陈勇波

一 捧 屑

——人生与社会随想

高 低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长 1/32 印张 9 字数 180 千字

1995 年 8 月 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10.00 元

ISBN7-5608-1418-2 / C · 97

布“屑”一顾 (代序)

冯英子

认识高低同志好几年了，经常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杂文、短论、小说、散文、诗歌，也读过他的报告文学。他的杂文写得铿锵有力，短论则论点鲜明；报告文学，则熔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于一炉，很动人，也很耐看。在年轻的作者中，可称是一个多面手。有一年，安徽广德太极洞的朋友，托我约上海新闻界的朋友，到他们那里去看看，我一下想到了高低，把他拉着一起去了。

几天的相处中，我才知道他是老三届中的一员。老三届，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不知糟蹋了其中多少人才，但是也不知涌现了多少藏龙卧虎之士，高低同志大概属于后面的一种。他插过队，参加过宝钢的建设，说得时髦一点，就是既做过农民，又当过工人，接着又先后在上海电台和解放日报作编辑，一二十年来，累计发表了各种文章1000多篇，名实相符地是一个多产作家。现在，他整理出100多篇杂文和短论，结集出版《一捧屑》，要我为他写个序言，倒使我有机会比较集中地读了他的作品。

高低同志的作品，我说过，一是铿锵有力，

一是观点鲜明。大凡杂文和短论，重要的是逻辑思维强，敢于棱角鲜明地分析问题，解剖问题，而且能够以小见大，从细微末节之处，看到宏观大略。高低同志的文章，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比方，他写的《“档案袋”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全文不过 250 多字，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大家觉得这篇文章“说了我们多年埋藏在心底的话”，“一篇短文，挑亮了一盏灯”。比方他在《“信誉”是什么？》中说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可丧失信誉，它是一个群体和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任何丧失了信誉的群体和个人，都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虽属泛论，实际上是对于那些朝令夕改、言而无信者的警策。又如他通过一个“蜘蛛网”，看到“在我们面前，有多少规章制度亟待改革，有多少陈俗陋习亟待破除，有多少课题亟待研究，有多少难关亟待攻克”（见《破除“蜘蛛网”》）。又如他在《寄明信片的老太太》一文中，从《帕金森定律》里举出例子，批评了我们工作作风中的拖拉、磨蹭。在《今昔“孔乙己”之比较》中，他说道：“……而当代的‘孔乙己’们在失风时竟能神态自如，若无其事，寡廉鲜耻到这般地步，悲夫！我不明白这究竟是良知的异化还

是脸皮的进化？”

这些文章，都是观点鲜明地对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确实尽了一个杂文作者的责任。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也都善于从一些极细微末节的故事中，看到它的发展，提出他的警告。比方说《“碑林热”该降温了》、《连野猪都不信》、《“知识竞赛”的竞赛》、《岂可厚“大”薄“小”》、《研讨一下“研讨会”》等等，都能从一个具体的问题中，看到社会的症结，作合理的呼喊。就我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就应当如此，邓拓的《燕山夜话》，林放的《未晚谈》，他们主要受人欢迎的，就是联系生活，干预生活，说了人民群众想说而说不出的话罢了。而且，高低的文章流畅而生动，读来一如行云流水，是一种享受。我相信高低同志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之后，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一捧雪》是一个传奇的名字，京剧《审头刺汤》等等，即由此而来，《一捧雪》里有个莫怀古，大概也是“楚人无罪，怀宝其罪”，劝人不要去玩那些古董罢了。现在高低同志的集名取《一捧屑》，屑者，大概是自谦之词，其实，整个世界就是由原子、中子、比“屑”还小、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组成的。我预祝高低同志的这一捧屑，

高高低低，飞飞扬扬，在人世间散开来，散开来。

写此短文，用代序言。

1993年8月于上海新民晚报

目 录

布“盾”一顾（代序）	冯英子
“仁者之言”与“仁者之行”	1
第十一根“指头”也连着心	4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立异	6
淮北拾零	7
有眼要识泰山	9
“做七十年代的哥白尼”	11
成语新解两题	12
编辑的对话	14
“风流皇帝”跑进少年宫	15
量力而行 不必勉强	16
“只剩六年多了！”	17
为“马倌”翘大拇指	18
扒皮	19
红绿灯的瞎指挥	20
胳膊朝外拐	22
“我是我自己的”	24

向没有礼貌的人学礼貌

——有感于卢格曼的妙答	26
“礼少”与“礼多”	28
别再出现这样的奇闻	30
附录：编者的话	31
愿“鸵鸟”少起来	32
“蒙您费心.....”	33
岂可厚“大”薄“小”	35
“你可以受到诚心的祝贺”	37
幸亏说了句普通话	39
职务不可作为发稿的标准	41
一项有远见的决定	43
《圣保罗宣言》与酒店广告	44
丢迟了的“救生筏”	46
留意“板壁上的裂缝”	48
由徐悲鸿的家宴想到的	50
“知识竞赛”的竞赛	52
何不也种它几棵“芜菁”	54
多一点“啧啧称道”吧	55
汤婆子不再流泪	56
明察思想上的“险情”	57
落实“某”字	58
她不懂 Thank You	59
“因为她还要出嫁”	60

多余的编者按.....	62
开些“小灶”.....	64
毋庸减岁.....	66
“这些都是上帝的鸟”.....	67
少谈“我”.....	69
看北京人开西瓜.....	71
劝君一读《陈情表》.....	73
打掉暮气.....	75
正常的怪事.....	76
一篇杂谈一元钱.....	78
死人盗活人的墓.....	80
如果.....最好.....	
——并非练习造句.....	82
“三上”与“多上”.....	84
生活中的悖论.....	86
喝一声“爆米花响喽”.....	88
比挤车更难受的.....	90
关系学·关系·关系网.....	92
把失误也告诉人民群众.....	94
来者可追.....	
——建国三十九周年随想.....	97
亏本不亏心.....	100
欣闻“接退休职工回厂过年”.....	102
西门庆看邸报.....	104

合资，还得合拍	106
扯一扯老人的“逗、劈、改”	108
招“降”纳“叛”	110
奖的贬值	112
只要稍稍别一下头	114
编辑、记者要当“封网手”	116
名片上的邮政编码	118
环卫新招与痰盂蝇拍	120
治治不负责任	122
“碑林热”该降温了	124
寄明信片的老太太	126
见针找“缝”	129
“保证”不保质量	131
“血”的教训	133
声入·身入·深入	135
平日吃紧 过年紧吃	137
今昔“孔乙己”之比较	139
“文盲”新说	142
谁更有说服力?	144
信任从何而来	145
远景与现实	147
只能算“马后炮”	149
挤“窄门”	150
照着“小足球”画“苹果”	152

“曲终人散”与“厉声逐客”	154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	156
作孽	157
“信誉”是什么？	159
奖励时间	161
“赌品”辨	163
勿设“陷阱”	165
篇幅与稿酬	167
社会用语的谐音及异化	170
米沙的蠢举	172
貌似高明实拙劣	173
演《渴望》之后的“渴望”	175
如若仓颉泉下有知	177
草绿色的头发	179
剪除“剪径恶行”	181
禁声之虑	183
“让干部们都去看看”	185
研讨一下“研讨会”	187
倒霉的柳丫头	189
悲哀的谐谑	191
依靠与依赖	194
变了味的“人才观”	196
写好期刊“卷头语”	199
“吃香”的厕所	201

“方城”不倒?	203
看“家”	205
棋王的“一盘棋观念”	207
好心的伤害	209
牵一“发”而动全“申”	211
破除“蜘蛛网”	213
“中国心”	215
“小意思”是啥意思	216
“喝墨水”	218
“虱”多不痒?	220
不妨拧回二十频道	222
走向“广阔天地”的杂文	224
致许守刚	227
炉渣路随想	229
“进补”	231
追	233
“佛手”走味的思考	235
连野猪都不信	237
劫夫遭劫	238
莫玷污明月	240
郑板桥的四幅画只值十元?	242
容许“讨价还价”	244
说“扩版”	246
“一生要失败几回”	248

某君的新思维	250
借书证“革面”	252
呼唤文艺精品	254
乱了“章”法	256
“华籍美人”嫁“美籍华人”	258
《读者文摘》改名的感慨	260
“档案袋”不能决定人的命运	262
附录一：读者来信两封	263
附录二：要有讲真话的勇气	
——“档案袋”一文引起强烈	
反响有感	265
只消加一个逗号	269
三峡要建“散文城”	270
后记	272

“仁者之言”与“仁者之行”

唐代诗人韦应物晚年任滁州刺史（辖境相当今安徽滁县、来安、全椒三县地）时，曾写下一首坦诚动人的七律《寄李儋元锡》。该诗除了寄托对友人的怀念，感叹时光流逝、世事难料、前途渺茫以外，还真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某种惭愧心理。诗中五、六两句写道：“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诗人疾病缠身，还时常思念“田里”，而他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地方官，看到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百姓贫困、流亡，内心非常愧疚。范仲淹赞叹这两句诗是“仁者之言”。

不知是天意，还是历史的巧合，1000多年后的今天，还是在安徽，我们的“地方长官”又面临百姓贫困的问题。据有关报刊披露——

安徽省未脱贫人数约600万人，平均10人中就有1人不得温饱，一些地区还有人流落他乡。安徽的落后、贫困，已引起省领导和广大干群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省长卢荣景向记者透露：“省里已向中央立下‘军令状’，每年争取脱贫

100万人，力争五年后全部脱贫。”

上述报道让人在沉重和压抑之中生发出一丝感奋。这个省的领导人没有回避现实和不利因素，空言“形势大好”，也没有强调客观困难，而是果断地下了脱贫的决心。脱贫毕竟不是脱一件破衣衫，这要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军令状”也绝非戏言，因为乌纱帽已押了上去。这表明安徽省的领导敢于正视现状，知难而上，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们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义无反顾地对贫穷落后动真格。我兀自揣度，这个省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立“军令状”时，想必也是有过某种愧疚感的。当初韦应物由于自己管辖范围的黎民百姓没能安居乐业而发出“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自责，有志无奈，一筹莫展。封建社会里像韦应物这样的刺史当然不会很多，但却很使人敬佩。他看到老百姓贫困，连自己拿工资都感到惭愧，这种愧意，很值得今天的公仆们学习。我们有的公仆，对“邑有流亡”不但不会惭愧，恐怕还会拿扶贫款吃喝和进口高级轿车呢。当然，安徽省的领导人在本省尚有数百万人不得温饱的情势下，立志脱贫，改变面貌，这应当说是历史的进步。但立过“军令状”不能算完事，结果如何，还得看“五年后”，祈愿这“军令状”不要成为一纸空文而卷走几顶乌纱帽才好。

在同一块江淮大地上，我们已诵读过前人的“仁者之言”了，我们还想早日看到今人的“仁者之行”。

(原载 1989 年 5 月 11 日《解放日报》)